

如歌行板 严敬

风过铜鼓岭



铜鼓岭。资料图

大自然对有些地方总是心存偏爱,特别青睐特别眷顾,会留下许多鬼斧神工般的杰作,让人陶醉,让人羡慕。文昌铜鼓岭就是这样的地方,自然之神把铜鼓岭打扮得如此之美,让人流连忘返。风是这里的主角,到处都是风的痕迹,风塑造了整个铜鼓岭。铜鼓岭是海南岛最东边的山岭,因此,温润的海风,最先抚摸的地方,就是铜鼓岭的肌肤。海风是有颜色的,也是有形状的,铜鼓岭保留了海风的颜色和形状,让人惊叹和艳羡。

铜鼓岭位于文昌市龙楼镇,距文昌市区40公里,山岭西连内陆,东濒南海,绵亘20多公里。景区内共有18座高低起伏的山峰,总面积为4400公顷,包括淇水湾、月亮湾、石头公园、宝陵河、云龙湾、大澳湾等,拥有独特的热带低山常绿季雨矮林生态系统,野生保护动物、地貌景观、珊瑚礁及海底生物等,岭上顶峰可观日出、云海、晚霞。景区三面环海,地貌奇特,植被繁茂,不仅景观奇秀,而且自然资源丰富,有名贵的珍禽异兽、多种药材、檀香木以及大面积的青皮林。

铜鼓岭最高峰是铜鼓嘴,海拔为338米,有琼东第一峰之称,也是海南的最东角。这里既是琼东最高峰,同时也是海南岛陆地的最东边。到了这里,相信人们顿时会产生天高海阔和一往无前的美妙感觉。上山可以沿着盘山公路开车或步行,山顶有观景台,可登高远眺山海风光。山下炎热难当,但山上却荫凉如水。海风一阵阵拂过,白云飘荡,山海入目,如临仙境。

位于云龙湾和铜鼓嘴之间的铜鼓角山下的石头公园,绵长的海滩上布满大小石头,形态各异,颜色不一,像一堆堆被人遗弃在海边的玩具,也像一群顽童,有小孩子,也有老孩子。这些石头被海浪和风雨侵蚀,无棱无角,圆润无比,让人亲近。站在圆圆的石头上,可以观海听涛,可以游目骋怀,充分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这里还可以远眺文昌火箭发射塔,一睹火箭升空的雄姿。

海南人民是非常感恩的,一点恩情就铭记在心。伏波将军马援是最受海南人民敬仰的人物之一,他“西破陇羌,南征交趾,北击乌桓”,屡建奇功,成为东汉开国名将。传说当年伏波将军马援因遇风暴在铜鼓岭临时屯军,为方便当地村民上山获取猎物而专修一条石道:伏波古道。古道保存完好,可以拾级而上,直达铜鼓嘴山顶。

还有一位历史人物,海南人也念念不忘。他就是苏东坡。1097年,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、昌化军安置。

在儋州期间,他经历了许多困境。但苏东坡通过著书、讲学、劝农等活动传播了中原文化。三年后,苏东坡遇赦北归,他在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诗中写道:“九死南荒吾不悔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,表达了他对海南的复杂感情。

铜鼓岭上有望京亭,人们喜欢把这个亭子与苏东坡联系在一起,想象苏东坡也到了铜鼓岭,他被铜鼓岭的美景所吸引,时常一个人坐在这个亭子里,一边品茗一边望向京城的方向。风从北刮到南,能否将他的心思从南带到北?迎风而立的望京亭寄托了他对京师的思念。如今,诗人的足迹早已湮没在风尘之中,而代表海南人心愿的望京亭犹在眼前。看一看望京亭,抚遍阑干,人们不难感受海南人的深情和苏东坡在海南的真实人生。苏东坡在海南仅三年,但他对海南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差不多过去了一千年,海南人对他依然感念于心,能够细说端详,时间不能湮没一切,时间的风能让有的东西重生,让有的东西不死,让有的东西像风一样一遍遍地吹来。

山道上有风动石,该石高3米,重约20吨,上圆下尖,竖于两块较平坦的基石上,风吹能动,摇而不倒。风动石让人感到匪夷所思,更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。风从山上过,撼动了巨石。在巨石将倾时,风又伸出手,扶住巨石。就这样,风动石像一棵石树,长在山上,随风摇动。又有月亮石,月亮石上有裂缝,站在月亮石旁俯瞰,可清晰对比其裂缝弧度与25公里长的月亮湾银色沙滩,两者遥相呼应。铜鼓岭植被繁茂,如果从高空俯视,铜鼓岭绿树茵茵,如同裹着一层绿色的绒被。铜鼓岭山脚下有许多岩石,传说为三千多只绵羊所化,与山顶的风动石共同构成了一幅牧羊图。巨大的岩石点缀在树林间,有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。

登上揽月台,极目远眺,月亮湾就躺在脚下。天那么高远,海那么浩渺,上下碧蓝,天地难分,热气蒸腾,清风徐来。月亮湾位于从铜鼓岭山脚蜿蜒而过的宝陵河出海口,海风和海水共同塑造了月亮湾,25公里长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,勾画出一弯如眉新月;银白色的沙滩像一条缎带,滔滔的白浪在风的鼓动下犹如万马奔腾。这里水陆相间,蓝绿相融,动静结合,美不胜收。

风染蓝了海湾,染绿了山岭,磨圆了海边的巨石,风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,总之,风把它的杰作馈赠给铜鼓岭,留给我们欣赏和享受。

佳节词话 郑艳琼

春联

诗友群里最热闹的时光,莫过于春节前。这段时间,大家争相出对子,对得好的联句还会写成纸质春联,赠送亲友。

最早的春联是挂在门旁的桃符:桃木板上画上神荼、郁垒的画像,用来驱邪避灾,祈求平安。后来,桃符上开始出现文字,渐渐变成如今的春联。从简单的祈福话语,到对仗工整、寓意深刻的联句,春联具有诗意隽永的美感。

小时候,盼过年,过年什么都是新的。人穿新衣、门贴新联。贴春联是过年重要的仪式。午饭后,家家户户忙着过年的第一个仪式贴春联。老家叫贴对子。记忆中多是些“紫气东来迎百福,福星高照纳千祥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之类的,黑色的墨迹,在红纸上庄重生辉。我家贴对子由父亲和我一同完成。父亲举着对子比画,区分上下联,我在一旁递面糊。贴好后,把门关上,一家人驻足欣赏一番,父亲还要考考我的识字量,随着我的识字量一年年增多,父亲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

舒展。如今回忆起来,那一幕仿佛还在昨天。那笑容一半源于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,一半源于新春联的喜庆吧。

在农村,春联是与土地、庄稼紧密相连的。“田园似锦春光好,庄稼如云瑞气多”,这样的春联贴在农家小院的门上,满是对土地的热爱和对丰收的期盼。每到春节,走在乡下,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家家户户门上的春联,读着那一首首田园诗,仿佛乡村的美好图景就在眼前。

在城里,春联多了几分时代的气息。从一户户门上贴着的春联,能大致猜出这家人的职业或愿景。我们这幢楼住的多是退休职工,对门一家贴的是“盛世欢歌迎瑞彩,华堂笑语纳新春”,楼下一家则贴着“门迎百福福星照,户纳千祥祥气开”,这些通用且充满喜庆寓意的春联,多见于我们这种寻常百姓家,传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。

路口有个铺面贴着“墨香盈室书为友,诗韵清心笔作舟”,这是个书法教室的春联,书法老师行云流水的字迹,溢满浓厚的文化氛围。一墙之隔的小吃店贴着“财如晓日腾云起,利似春潮带雨来”。路口牛奶店贴上了“货通四海财源广,利达三江生意兴”的对联,字里行间都是对求财的祈愿。

年集的城乡街头,卖春联的摊位随处可见,一副副春联挂满了摊位,让人目不暇接,或寓意家庭和睦、祝愿事业有成,抑或祈福避灾。

回首旧时,春联里的诗意,更多的是对传统生活的坚守与传承。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“德勤孝义传家宝,和善信诚处世风”,这样的句子,承载着先辈们对后代的谆谆教诲,传递着家族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。那时的春联,是家族文化延续的重要载体。

步入新时代,春联又有了别样的诗意。街对面一家无人机商家贴着硕大的“科技领航开富路,创新筑梦绘宏图”的对联,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,围绕创新发展主题,还很贴切。一家叫“云春社”的门口贴着“网络铺成致富路,电商开启旺家程”的标语,我猜这家可能从事电商行业。

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春联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春联与时俱进。春联内容在变,但凝聚的浓浓情感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从未改变。

写到这,我想起长辈曾说,过年无春联,年味少一半。其实,不只少一半,简直没年味了,没了春联,新年新气象至少在门上就没了,美好的愿望无所依附。也是这个缘故,无论农村还是城市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只要过春节,贴春联这种仪式就会一直保留着,它始终是中国人心诗中诗意的寄托。

市井烟火 何顺昌

陪父登尧山

登尧山,是父亲的心愿,压在心底多年了。依稀记得他曾给我说过两次,因在外地工作,每年休假回老家时间短,又总被应酬牵绊,让他的这份期盼一次次落空。

今年,父亲已是八十五岁高龄。夏秋之交,我又回到故乡,终于放下琐事,陪他登上了尧山,圆了他的夙愿。登山那天,父亲眉眼舒展,高兴得像一个孩子。

尧山,原名石人山,地处河南鲁山县西部,属伏牛山脉,是平顶山、南阳、洛阳市的界山,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这里的风光兼具雄、险、秀、奇之美,素有华山之险、峨眉之峻、张家界之奇、黄山之秀的美誉,自然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。相传上古时期,尧帝巡察疆域途经此山,恰逢大旱之年。尧帝率亲百姓登山,叩拜石人女神祈

雨,甘霖随即从天而降,五谷丰收。当地百姓感念尧帝恩德,遂将石人山更名为尧山。尧山之名,自此便流传下来。

父亲与尧山的缘分,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结下了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曾在尧山脚下的华原林场谋生。华原林场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是三线军工林场,到了八十年代,因形势变化整体搬迁至许昌,后转为民营。如今,山谷间仍散落着红砖厂房的残迹,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岁月。

那时的父亲,是林场里的多面手。他曾先后五次参与林场建设,伐木、修路、盖工棚,还当过被人称赞的放炮手。在父亲的记忆里,炮手是个危险活,也是技术活,人选需层层筛选,能担此重任,是他至今引以为豪的往事。后来,凭借高小毕业、会打算盘和写一手毛笔字,父亲在全场选拔中脱颖而出,接任工区会计一职。那时的林场三工区,一两百人的生计账目全靠他一人打理。可这份让无数人羡慕的差事,父亲刚接手没几天,就被爷爷捎来的口信打乱了——奶奶生病需要照料。父亲本想请假三日,谁知回家后求医抓药,奔波数日,耽搁了半个月。待他赶回林场时,会计的岗位已经换人。父亲又在林场干了几个月后,因爷爷的要求,家中弟弟妹妹年幼,身为长子的他最终离开了林场,回到家中挣工分。这次离开,成了他一生的遗憾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父亲曾几次经过尧山,那时它还叫石人山,景区也尚未开发。但每次都是匆匆而过,未能停留下来,好好到山上看看,留下了遗憾。

这次故地重游,我们先去了华原林场的旧址。岁月流转,这里早已物是人非。父亲循着记忆细细寻觅,却终究没能找到当年的宿舍厂房。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,林场早已搬迁,旧貌难寻。

离开旧址,我们驱车驶入尧山景区。午饭后,乘车行至跑马场、钢叉沟一带。站在山脚下,巍峨的大将军峰映入眼帘。父亲望着眼前的山石,眼神骤然明亮起来——这里,正是他当年伐木的地方。指着大将军、二将军两座石峰,父亲兴致勃勃地念叨起老辈人传下的话:“大将军万丈高,不及二将军的半山腰。”原来,大将军峰立于谷底,二将军峰耸于山腰,纵使前者再高,视觉上反倒显得低一截。

边走边看,怕父亲劳累,逛完这些地方,我便陪他回到酒店歇息。

经过一夜休息,次日清晨,我们乘尧山的大索道上山。这条索道采用奥地利先进的单线循环脱挂抱索器车厢式技术,全长3000米,空中最大落差超1000米。出发前,我总惦记着父亲的身体,虽说他血压平稳,也不恐高,可我一路上还是捏着一把汗。缆车缓缓攀升前行,尧山的奇峰怪石、林海松涛尽收眼底,一览无余。父亲异常兴奋,眉飞色舞,看着窗外的景致,絮絮叨叨说着过往,双手还不住比画着。

就这样,父亲走走停停,目光贪婪地不放过每一处风景,还不时与偶遇的游客攀谈,问人家是哪里人从哪里来。当得知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是八十五岁高龄时,游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,为父亲点赞。行至青龙背、将军峰附近,父亲更是频频驻足,指着山石草木,讲起那些尘封在岁月褶皱里的林场往事。就这样,我们不慌不忙,约莫走了两公里。因越靠近玉皇顶,山路越发陡峭,我再三劝说,父亲才恋恋不舍地停下脚步,嘴里却还不服气地念叨:“要是再年轻十岁,我肯定能登上玉皇顶,站在尧山的最高处看风景!”

下山时,望着父亲依旧矍铄的身影,我忽然懂得,这趟尧山之行,圆的不只是登山的心愿,更是他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深情回望。